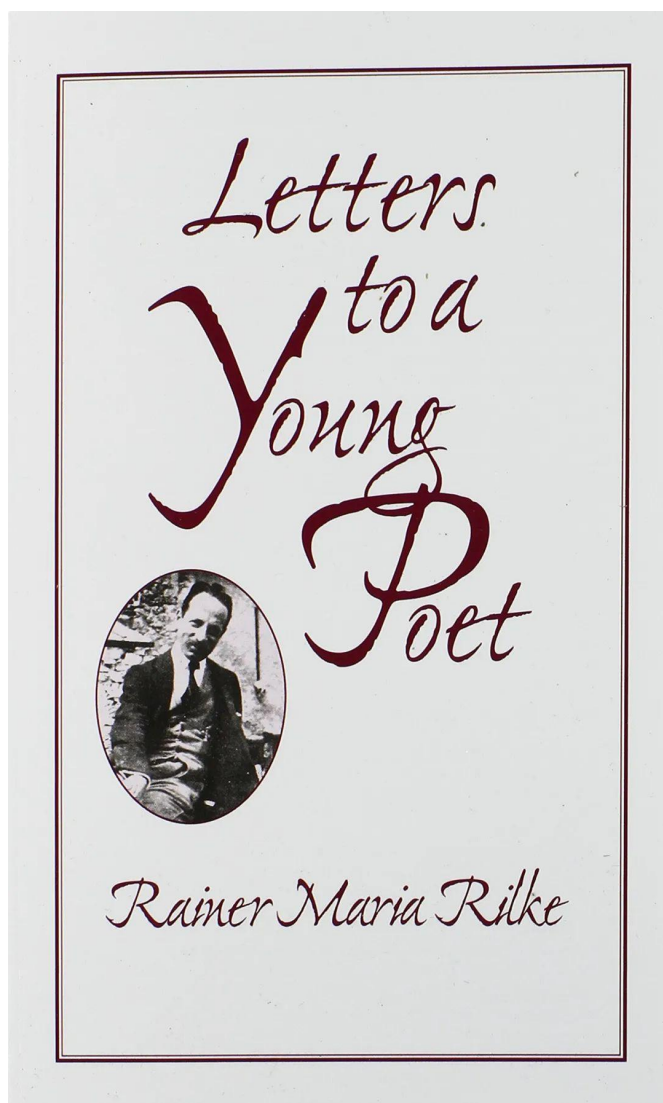


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有理 (R. M. 里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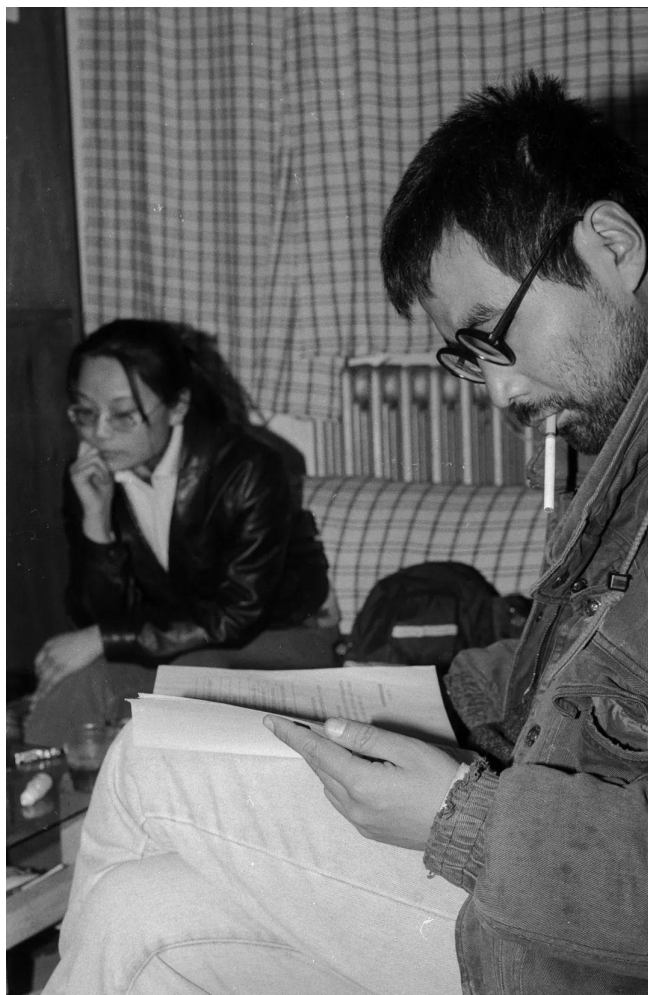
(谨向孟煌表示感谢)

文 / 莫妮卡·德玛黛 (Monica Dematté)

在一口气很兴奋地读完了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函》之后，我有了效法其书信的方式在孟煌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之际与他谈论和谈论他的想法，因为很多年来他多次跟我引用这本书。但是后来我体验到与里尔克的手笔相比十分尴尬，而我只能期盼诗人的教诲至少能帮助我表达某些关于当代艺术已经写过的——我写过的——不肤浅的东西。



是一种内心“需求”促使我白纸黑字地把孟煌——他的人品，他的画作，他的生活，我们的接触等——对我的意义写出来。现在机会来了，谁知道我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因为我的初衷是打算与艺术家合作，联手写一篇东西，在那里我们将讨论各自的艺术和生活观，我们将引用各自喜欢的作家，将致力于尝试暗示“不可言喻”的东西，尽管希望不大。后来时间流逝，我们的懒惰，旅行者的轻浮，对话的投缘等等因素，使我们只留下了对共同旅行、长时间面对咖啡杯和在中国乡下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里散步的回忆。经常在很晚的时候，当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打电话谈论新的反思，突发的奇想和刚刚产生的计划。留下来的还有伴随着记忆随处录下来的几小时的录音，在孟煌生长于斯的河南，在他母亲的故乡浙江，在北京郊区农村他自己的家里……我不在中国的时候，再听这些录音能帮助我更接近艺术家。还有照片，对我来说是记忆的辅助，有时能揭示不自觉的情绪。



我们相识……

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我们相识最初的日子：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模糊无形的记忆，源于一次河南郑州书画院的讲座之后与一些青年艺术家的谈话。我们共同的朋友，摄影家韩磊把一个留着不太中国化的浓密络腮胡子的黑瘦青年介绍给我，他说：“这是我认识的最棒的画家。”也许是因为我不太习惯的夸张而引起的怀疑，我讨厌语法中的“绝对最高级”，所以我没有接下这个话茬，遗憾得很。

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对戴汉志（Hans van Dijk）艺术空间的定期参观中，这位和我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艺术品味的大胆的荷兰人给我展示的正是孟煌的作品。那些作品立刻就征服了我。画家本人当时不在场，但他记得戴汉志晚些时候对他说：“莫妮卡来过这里，她很喜欢你的作品。”他说对于当时并不起眼的他，一个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毫无名气的画家，这个消息令他振奋。

总之，在2001年，当我尽全力布置成都双年展的巨大的展出空间时，我才有机会把他的作品安排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来更好地突出其效果。那时我们才交流了几句。他爱笑，穿着简单，不修边幅，一件非常宽大的毛衣和一副沉重的圆框近视眼镜。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有一张萧岭（Nataline Colonnello）在和艺术家一道乘列车从成都回到北京的途中给他拍摄的照片，那时她刚刚接触中国当代艺术。

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才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约会”，孟煌当时还受经济拮据的困扰，由于他为老板画过一些插图因而可以在那里免费消费。我记得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把我拴在桌前，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下对我说了一大堆话，然后两个朋友把我们带到他家，在很远的郊区，不，更应该说是在农村。我们共进晚餐，十二月的严寒把我冻僵了，聊天把我聊晕了，直到深夜我才高高兴兴地返回城市。

但是从那时起，我们之间才真正称得上相互了解，直接面对，而不是预先假想和听说。我还得努力摧毁一种环绕着我的“名人”光环，因为这使他在在我面前显得过分恭敬。

然而在2003年10月，我们在中国不太被人光顾的地区之一，宁夏的西海固，与威尔士的摄影师罗德里·琼斯（Rhodri Jones）分享了一次美好的历险，我们之间的友谊对我来说成了最深厚的友谊之一，尽管我们之间的联系游移在长时间的沉默和几乎每天都通话的状态之间。



失乐园 No. 1/Lost Paradise No. 1, 1994,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60×80cm

在旅途中

很快我就发现与孟煌有着共同的一大爱好：喜欢旅游，无目的地漫游，被偶然事件所吸引，放纵于即兴灵感和即时感觉。我们一起的旅行虽然受工作和经济上的限制，但是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

“我喜欢火车，我喜欢铁路和公路，我总是希望某种东西可以把我带往远方”，有一天孟煌对我这样说。当时我们正坐在从郑州开往开封的长途汽车上，那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的地方。他对我讲他小时候曾一度住在铁路附近，经常跳上送工人上班的火车，从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郑州的一端到另一端。他把我带到有围墙的货站场地里，这是一个几乎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巨大空间，在它工业考古般的破旧外表下，在它都市无产阶级多彩的人性下，呈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现实。孟煌大笑着向我描述在那里河南方言如何变得生动和黄色暧昧。



铁路/Railway, 2017,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180×280cm

即使那些大部分人认为是简单的挪动，如从郊区到城市，对孟煌来说也是一大财富，因为他有机会在运动中看到开阔的地平线上的景物生机勃勃地从眼前掠过。在北京北边的农村岸柳成荫的水池旁的家里呆上两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出发进城，带着一个小背包，在朋友们那里留宿过夜。当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的旅行是由阅读和反思，或由远近的各种景致所引发的神游。

孟煌非常热爱树木，他的院子里有七棵树，有些是来之前就有的，有些是他自己栽种的。他观察它们，准确地描绘它们。这些树大多是果树，他却不在意收获：他更喜欢看着它们，目视排队叼食柿子或红枣的小鸟的轨迹。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正好长在他的院子外边：于是孟煌在厨房的屋顶上开了一扇窗户，可以舒服地看着它，用目光“占有”它。



有一条从孟煌居住的河北村通向北方的仅有路基的道路。路旁有排列成行的高大的白杨树，就像意大利波河平原的马路一样。2004年秋，孟煌搭了一个高达6米的脚手架来支撑一块巨大的画布，他在那里露天工作了八天，以几乎是自然的比例描绘道路和树木。为了工作，他睡在离画架几米外的一个藏身之地，一个已被拆除的违章建成的别墅里被废弃的游泳池。一两天后他认识了原来的主人，一位几乎痛苦得快要发疯的老先生，他为画家在旁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简陋的床铺。对孟煌来说那是一次“全面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画一张新作品。他置身在那条只通行拖拉机和自行车的路上的举动变成了一种生活的风格，除了牵连到接待他的那位先生，也牵扯到拖拉机驾驶员，他们只要接近他就放慢了速度，避免扬起灰尘把画弄脏。不回家、在作品附近露宿，一星期只吃馒头的选择都是他内心需求的一部分，他要不断地体验新感受，拒绝资产阶级的标准，而选其对立面的“艺术”人生的方式。孟煌把它认同为一种心态，一种内心需求，而不是一种实践或技艺。在这方面他的立场与很多今天的中国画家的立场大相径庭，因为大多数人一旦发现了某种新形式、新风格能使他们与众不同，有好的销路，他们的探求即告结束，且心满意足。



孟煌的观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社会里，即一切都以纯粹的经济回报为目的的社会，都非常罕见。这是他和我们之间最大的接触点之一，我们两人都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愿意放弃理想也不愿意妥协。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孟煌的经济状况明显地好转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他能翻转一切和从头开始。

回到纯粹的创作经验话题，这肯定是从未画过的最大的作品之一。艺术家渴望一个奇异的计划：弄来一辆卡车和驾照，然后出发去长途旅行，带上一切绘画所必备的工具。这样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绘画的主题，因而理想中属于“他自己的”，尽管艺术家设想把作品留给当地人。由风景、雨天或晴天，孤独和邂逅，艰苦卓绝和漫长的悠闲等组成的经验可以成为真正的生活，“艺术”的事迹。

可能艺术家平常的琐事将阻止他实现这个梦想，或推迟这个计划，或者他更进一步走向极端，因为这已经在他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他承认“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怎样生活，都能不知不觉地为它准备；每个真实的生活都比那些虚假的，以艺术为号召的职业跟艺术更为接近，它们炫耀一种近似的艺术，实际上却否定了、损伤了艺术的存在。”（R·M·里尔克）但是里尔克本人，尽管声明生活的崇高性，他却全身心地投入于文学活动，虽然这一实践有脱离艺术的危险，当其不是出于需求和来自对自己的深刻认识并接受自己的孤独的时候。



游泳池/Swimming Pool, 2008,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200×300cm

故事和咖啡

有些艺术家有能力很清晰地解剖自己的作品，解释其起源、发展、历史和心理上的回应，而其他人士只能通过视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作品，对他们来说，语言表达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牵强附会。经验告诉我，一般来说后者才能创作出更真实、更有力的作品。孟煌既不属于第一种，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他描述自己的绘画实践时说，每一笔都像是一个问号，一个疑问被放在那里而他不能给出答案。他自诩非常深刻地了解“黑色”，他最爱的颜色：在一张画上他甚至用掉17种黑色。或者声称当他画一棵树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双臂变成了树枝。但是，马上他的头脑就走神，转换话题，想得远了，就开始讲故事……孟煌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能用独特、怪诞，经常是幽默和自传性的故事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似乎他的生活是如此地充满了不可预见、吊人胃口的经历，可以成为小说中取之不尽的源泉。汉语在他嘴里变得生动活泼，华丽多彩，间或插入一些河南方言，铿锵浑厚。真为听不懂的外国人感到惋惜。孟煌记得小时候和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孟辉一起，大家都叫孟辉大龙，叫他二龙，被朋友们逼着长时间地给他们讲故事取乐。两个孩子从收养他们的外祖母那儿学会了这门艺术，她有着传奇般的人生，曾经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风云人物有过来往。她以其显赫出身的独特风韵，亲身经历和幻想之间的没完没了的故事，迷住和征服了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小弟弟。



海/Sea, 2015,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180×280cm

最有趣的故事之一正是关于双胞胎兄弟的绰号。他们两人于40年前的马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在同一个院子里，六年的时间里，出生了三对双胞胎，全是男的。第一对双胞胎，大虎和二虎，出生两年以后就出生了第二对，大龙和二龙，但是很快就死去了。第三对是孟辉和孟煌兄弟，尽管也是生于马年，他们还是取了那对夭亡的小兄弟的绰号，以此来纪念他们。似乎这一对属龙的小冤家的准妈妈在怀孕期间，那两只“小虎”曾经来看过她，并在她的床上撒了尿。产妇生出了一对双胞胎。两年以后，他们也在二龙的父母家，在孕妇的床上留下了同样的纪念物，她也生了一对小男孩。发现了这一切，一位亲戚邀请两匹小“马驹”去家里在他怀孕的老婆床上撒泡尿。几个月后她幸福地生下了一个女婴。二龙以朗声大笑、手势和表情或拟声来丰富他的故事。有一次，他给我讲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年轻女人为了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而牺牲自己的悲惨故事，他竟然靠在我们乘坐的汽车的座位上放声大哭起来。



喜马拉雅 2/Himalaya 2, 2013, Oil on canvas, 180×280cm

孟煌热爱让他感动和震撼的人、事、艺术品和文学。他总是很浪漫地寻求强烈的感受来使他感到生命的活力。这些感觉也可以从观赏夕阳或一只飞鸟迸发出来，只要有其真实性和强烈性。他偏爱的事迹是那些能刻画出群像壁画，令人想起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历史的集体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是一个无尽的宝藏。相反，他总是很注意避免“自我欣赏”的态度，他厌恶关于个人细节的病态的关注或沉湎于过分特殊的情感或情景。像六十年代出生的他的同龄人一样，他仍然沉浸在理想和责任统一的社会空间里。在这方面，我相信，他与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出生的艺术家大不相同。

二龙很随和，他喜欢与风趣或独特的人为伴，但绝不与平常或庸俗的人同流。他更喜欢与一个农民谈论如何根除毒麦，而不在形式和空洞的聊天中浪费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仔细地避免出入北京当代艺术圈的社交环境；剪彩活动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恐怖。

在一杯好咖啡前他可以尽情地聊天。只是在要喝咖啡的时候二龙才研磨优质咖啡豆，然后非常精心地准备。他从品味的精华毫无顾忌地过渡到快餐店的暴食暴饮，他可以不停地灌满自己的杯子。以淘气的俏皮话——这是在广泛的贫穷中度过童年练就的——他坦白说曾在一家麦当劳连喝了 18 杯咖啡。他曾把特意带来的暖水瓶灌得满满的。



秘密池塘 No. 5/Secret Pond No. 5, 2008,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220×400cm

内省自观

虽然来自上个世纪的中国那样一个很少提倡个人主义的社会，孟煌在读里尔克的书信时，当他读到“我们孤独……正是在最深刻和最重要的事物中，我们无以言喻地孤独”，孤独同时也伟大，很难，但是“我们应该从难”时，却很感动和投入。

孟煌的孤独更多地体现在他生活方式中的感受和体验的不可沟通和不可言传：他精心地培育着与很多朋友的友谊，却不靠交往的规则性：他无法忍受“应该怎样”，因为那将熄灭最真诚的渴望，最自然的本能冲动。

有时猛烈冲击他的感受促使他可能会给那些像他一样从不失去生活希望的人们打电话寻求知音，但因人性本身的原因这些感受注定只能是他自己才清楚地感受。当他们找到短暂、偶然的真实共识时，他们会兴奋不已。

像大树一样地成熟

“有时”，一天他对我说，“我画画是因为我心里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无力解决……也许我求助于绘画是因为我习惯了，是因为我总是有愿望再尝试。我自问：我能做什么其他的事？也许比起其他事我更擅长绘画。但是这与艺术无关。真正的幸福是无目的自由地思想，想到哪儿是哪儿。有时我想一件事让我幸福，激动，以至于我整夜都睡不着。那种时刻比拿起笔作画更重要。”

孟煌经常在家里手拿书本闲荡，有时他读书，然后收拾房间，做饭，做点花圃工作，看着天。绘画不是每天都做的事，而是当他感到通过这种方式，画笔和颜料，能比其他方式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时候才做的事。它应该是，按照艺术家的意图，一种对真实的探索。

就这个话题，他老师里尔克的劝告富有启发性——他总是老师的作品不离手：

“它们自身的宁静和无拘无束的发展任其评说……像每个进程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这才是艺术的生活，无论是理解或是创造，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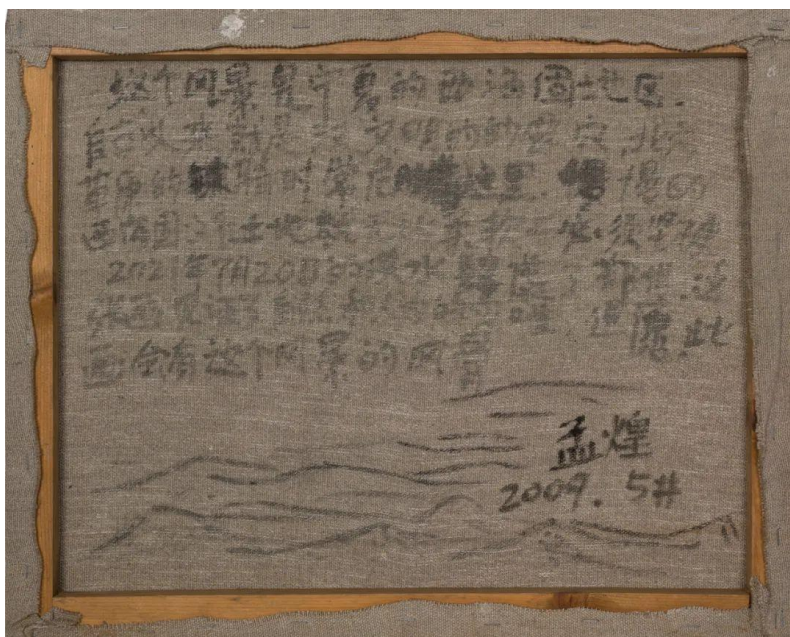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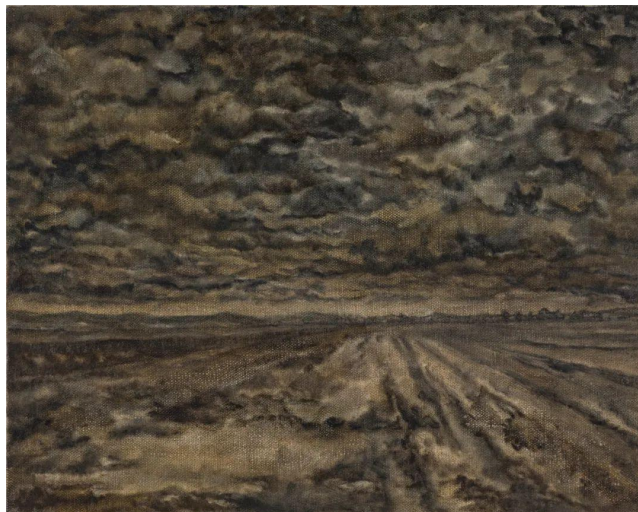
几年前在一篇名为《风景》的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孟煌声称“我想把自己放在艺术家之外去生活和思考”。



穿越北京/Crossing Beijing, 2008—2009,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不同尺寸
/various size

我知道这篇文章谈了很多事，却很少提绘画，但是我也知道其他人会填补这项空白。此外我很清楚“艺术品是无休止的孤独，没什么能达到其高度，评论亦如此”。我相信孟煌其人，他的存在和他的思想，他的决定，像旅行和摄影一样的绘画，故事和谈话，咖啡和馒头，都是纯粹地倾向于自觉和认真地生活的张力，无需“计算和数数”，而是存在，“就像永恒呈现在眼前”。

有一次在西海固的高原和峡谷长途漫步之后，我们到达了一个一览众山小的制高点。孟煌要求我在那儿给他拍张背影照，就像备受青睐的佛德里希（Friedrich）的一张名画上的主人公一样……



5#, 2009, 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 38×46cm (front and back)

2006年3月23日于安圭拉拉·沙巴吉亚 (Anguillara Sabazia)

翻译: 祁玉乐
感谢: 凯萨琳·玛莎